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唐文粹卷二十五

宋 姚鉉 編

表奏書疏甲 總一十三首

表

尊號二

請上尊號表 韓愈

賀冊尊號表

配祭一

教化一

請削爵一抑損外戚一

請抑損外戚權寵并乞佐外郡表 武平一

請上尊號表

臣某言臣得所管國子太學廣文四門及書算律等七館學生沈周封等六百人狀稱身雖賤微然皆以選擇得備學生讀六藝之文脩先王之道粗有知識皆由上恩今天子整齊乾坤出入神聖經營乎無爲之業游息乎混元之宫不謀於廷不戰於野坐收輿部旋定幽都析木天街星宿清潤北獄醫閭神鬼受職地彌天區界軼

海外舜之十有二州周之七百餘國章亥所步禹契所書四面輻湊各脩貢職西戎之首北虜之渠怛威愧德失據狼狽收其種落逃遁遠去來獻羊馬千里不絕功既如此德又如彼爰初嗣位首去姦孽隨所顧指應時清寧哀天下之鰥寡釋四海之鬱結左右前後莫非俊良小大之材咸盡其用無所誅詰一和以仁由是五穀歲登百瑞時見六府三事惟序惟歌昔者媧皇殺黑龍以濟冀州堯誅九嬰以定下土血兵刓刃僅就厥功以

方吾君一何遠也堯之在位七十餘載戒飭咨嗟以致平治孔子之聖自云三年有成今自嗣位已來歲有餘耳臻此功德其何捷哉置郵傳命未足以諭以非常之功襲尋常之號以冠古之美屈守文之名臣子之誠闕而不奏天號人稱不滿事實斯亦縉紳先生之過也謂臣官居師長不言謂何考其所陳中於義理天人合願不諶而同非臣之愚所敢隱蔽輒冒死以聞伏乞天恩特允誠志令公卿大夫得竭思慮取正於經以定大號

有司備禮擇日以頒天下幸甚天下幸甚

賀冊尊號表

臣某言伏聞宰相公卿百官及關輔百姓耆耋等以陛下功崇德鉅天成地平宜加號於殊常以昭示於來載陳請懇至于再于三陛下仰稽乾符俯順人志乃以新秋首序令月吉辰發揚鴻休膺受顯冊天人合慶日月揚光環海之間含生之類誠歡誠喜頓首頓首臣聞體仁以長人之謂元發而中節之謂和無所不通之謂聖

妙而無方之謂神經緯天地之謂文戡定禍亂之謂武先天不違之謂法天道濟天下之謂應道伏惟元和聖文神武法天應道皇帝陛下子育億兆視之如傷可謂體仁以長人矣喜怒以類刑賞不差可謂發而中節矣明照無私幽隱畢達可謂無所不通矣發號出令雲行雨施可謂妙算無方矣三光順軌草木遂長可謂經緯天地矣除剗寇盜寓縣清夷可謂戡定禍亂矣風雨以時祥瑞輻湊可謂先天而天弗違矣國内無饑寒四夷

皆朝貢可謂道濟天下矣衆美備具名實相當赫赫巍巍超今冠古方當議明堂辟雍之事撰泰山梁父之儀摎三代之逸禮補百王之漏典時乘六龍肆覲東后微臣幸生聖代觸犯刑章假息海隅死亡無日瞻望宸極心魂飛揚有永棄之悲無自新之望曾不得與鳥獸率舞蠻夷縱觀茹痛銜酸且愧且恥無任感恩戀闕懇迫彷徨之至謹奉表陳賀以聞

為桂州王珙中丞賀赦表　令狐楚

臣某言伏奉十一月十日制書南郊大禮畢大赦天下者湛恩厖鴻大號渙汗際天接地孰不慶幸臣某中謝臣聞禘嘗之禮所以仁祖禰也郊社之義所以尊天地也五帝之前蕢桴土鼓致其敬敬有餘矣而禮不足三王已降金罍玉斚備其儀儀有餘矣而敬不聞秦之增封也覲望神仙漢之郊丘也禳除災害雖無文而咸秩終有廢而莫舉猶可以編在方冊垂其鴻名豈若國家參文質于六經之中陛下酌損益於百代之後順昊天

之成命得黎人之懽心九穀有年四方無事然後因吉土迎長日咸池屢奏太簇登歌萬靈識周旋之位百神知饗獻之節雲散而柴燔高達風清而蕭薌遠聞信大報之無私亦玄鑒之不昧臣當時集軍將官吏僧道百姓等丁寧宣示訖惟天之意莫遺於微細如日之輝不隔於幽遠頑嚚知感鬼神懐柔何者刑莫大於成獄陛下捨之罪無輕重恩莫深於延賞陛下推之澤及存歿行道求志敢於直言者既許以親覽觸綸罣網屏在遠

方者又移之近郊減來歲之新租昭其儉也棄比年之
逋債弘諸仁也念勲臣而樹勲者益勸尊有德而不德
者知懲賜羸老有粟帛之優禮神祇無牲幣之費此所
謂幽室盡曉枯條徧春雷雨作而蟄蟲昭蘇風雲行而
籠鳥飛舞率土臣妾不勝大慶況臣蒙被恩澤獲齒生
類會守遠郡阻窺盛禮徘徊天外目與心斷無任抃躍
之至謹遣突將王清朝等奉表陳賀以聞

奉天論延訪朝臣表　　陸贄

臣其言賊泚逼誅尚穴宫禁陛下思戀宗廟痛傷黎元仁孝交感至於憤激狠以急務下詢微臣臣雖鄙儒尊慕行義荷陛下知已之遇感陛下思理之誠愚衷所懷承問輒發不以淺深自揆不以喜怒上虞誠缺於周防承順之親是亦忠於陛下一至之分也前奉詔問尋具上陳請延羣臣稍與親接廣咨訪之路開諫諍之門通壅鬱之情弘採拔之道自獻替奏追兹彌旬不聞施行不賜訓詁未審宸旨以爲如何如昧於忖量但務竭盡恐

由辭理蹇拙不能暢達事情悽悽血誠復顧披瀝頻煩黷冒豈不慭惶蓋犬馬感恩思效之心睠睠而不能自止者也臣聞立國之本在乎得衆得衆之要在乎見情故仲尼以為人情者聖王之田理道所由生也是則時之否泰事之損益萬化所繫必因人情情有通塞故否泰生情有厚薄故損益生通天下之情者莫智於聖人盡聖人之心者莫測於易象其列卦也乾下坤上乃為泰乾上坤下則曰否其取象也損上益下則曰益損下

益上乃爲損乾爲天爲君坤爲地爲臣天在下而地處上於位乖矣而反謂之泰者上下交故也君在上而臣處下於義順也而反謂之否者上下不交故也氣不交則庶物不育情不交則萬邦不和天氣下降地氣上騰然後歲功成君澤下流臣誠上達然後理道立損益之義亦由是焉上約已而裕於人人必悅而奉上矣其不謂之益乎上蔑人而肆於已人必怨而叛上矣其不謂之損乎然則上下交而泰不交而否自損者人益自益

者人損情之得失豈容易哉故喻君為舟喻人為水言水能載舟亦能覆舟也舟即君道水即人情舟順水之道乃浮違則没君得人之情乃固失則危是以古先聖王居人之上也必以其心從天下之心而不敢以天下之人從其欲乃至兢兢業業一日萬幾夫幾者事之微也以聖人之德天子之尊且猶慎事之微乃至一日萬慮豈不以居上接下懼失其情歟書曰人心唯危道心唯微微則萬幾之慮不得不精也危則覆舟之誡不可

不畏也夫揆物以意宣意以言言或是非莫若考於有跡跡或成敗莫若驗於己行自昔王業盛衰君道得失史冊盡在粲然可徵與衆同欲靡不興違衆自用靡不廢從善納諫靡不固遠賢恥過靡不危故詩書稱堯之德則曰稽于衆捨己從人數舜之功則曰明四目達四聰言務同欲也序禹之所由興則曰益贊于禹禹拜昌言述湯之所以王則曰用人惟己改過不吝言能納諫也歌文王作周則曰濟濟多士文王以寧美武王克殷則

曰亂臣十人同心同德言皆從善也堯舜禹湯文武此六君子天下之盛王也莫不從諫而輔德詢衆以成功是則德益盛而慮益微功愈高而意愈下及代之衰也則道亦反焉故書曰紂有億兆夷人離心離德言違衆也詩曰汝炰烋于中國斂怨以為德不明爾德時無背無側爾德不明以無陪無卿又曰雖無老成人尚有典刑曾是莫聽大命以傾言遠賢也書曰謂人莫已若者亡詩曰惟彼不順自獨俾臧自有肺腸俾民卒狂言自

用也前史數桀紂之惡曰智足以拒諫言足以飾非言恥過也考得失於已行之跡鑑盛衰於已驗之符孰失道而不衰孰得理而不盛相應以類響影不差敢不則而象之敬而畏之乎自秦漢暨于周隋其間將歷千載代興者非一姓繼覆者非一君雖所遇殊時所為異跡然失衆必敗得衆必成與堯舜禹湯同務者必興與桀紂幽厲同趣者必覆多同於善則功倍多同於惡則禍甚善惡同類端如貫珠成敗象行明若覩火此歷代之

元龜也尚恐議者曰時異事殊臣請復爲陛下粗舉近效之尤革者以辨焉太宗文皇帝以天縱之才有神器之重武定禍亂文致太平威行如雷霆明照侔日月英略施於百勝聖功被於九歌固非庶品之所度量常情之所鑽仰然猶競競畏慎懼失人心每戒臣下獻規恒以危亡爲慮夙興聽理日旰亡勞公卿迭進廷奏庶務評議得失與衆共之下無滯情上無私斷退朝之暇與接侍臣咨訪謀猷詢求過闕或論往古成敗或問人間

事情每言及暗主亂朝則省懼自戒言及賢君理代則企竦思齊言及稼穡艱難則上下相匡務遵勤儉言及閭閻疾苦則君臣同慮議息征徭懋德懲違觸類滋長尚恐過言謬舉既往難追每台宰輔平章必遣諫官俱入小有頗失隨即箴規得一善必遽命甄昇聽一諫必明加褒錫故得時無闕事人諭輸誠又引文學之流更直宿於内署或講求典禮或諷誦詩書每至夜分情忘厭倦伏以太宗之德美貞觀之理安且猶務得人心其

勤若此是則人之於理道可一日不接乎高宗初年亦親聽納故當時翕然歸美以爲有貞觀之風兼賴遺澤在人先範垂裕幸無改作俗以阜康數十年間天下無事承平之業滋久倦怠之意頗彰燕居益深接下彌簡前哲之耿光寖遠中官之威柄潜移卒有嗣聖臨朝天授革命豈不以經邦之道闕疇咨於大猷宴安之懷溺偏信於近狎馴致禍變幾將傾危雖亂匪自他然其失一也弊俗一靡餘風遂流訖神龍景雲之間皆嬖倖亂

朝忠義不違玄宗躬定大難手振宏綱開懷納忠克己從諫尊用舊老廣採羣才大臣不敢壅下情私服不敢干公議朝清道泰垂三十年謂化已成謂安可保耳目之娛漸廣憂勤之志稍衰侈心一萌邪道並進貪權竊柄者則曰德如堯舜矣焉用勞神承意趣利者則曰時已太平矣胡不為樂有深謀遠慮者謂之迂誕驚衆有讜言切議者謂之誹謗邀名至尊收視於穆清上宰養威於廊廟諫曹以頌義為奉職法吏以識旨為當官司

府以厚斂爲公忠權門以多賂爲問望外寵持竊國之勢內寵擅迴天之淫禍機熾然談談滋甚舉天下如居積薪之上人人懼焚而朝廷相蒙曾莫之省日務遊宴方謂有無疆之休大盜一興至今爲梗豈不以忽於戒備逸於居安憚忠䰟之咈心甘諛詐之從欲漸漬不閒其失以至於大失乎肅宗懲致寇之由蘊撥亂之略虚受廣納同符乎太宗招延詢謀輟食廢寢洞啓城府推心與人豁披胷襟忘已應物故得來蘇之望允塞䣝天

之業勃興先皇帝繼守恭勤而益之以和惠惠則有感和則有親雖時經艱屯而衆不離析理尚寛大務因循而重改作然於紫宸聽朝常限三人奏事時亦宣諭德令課責侍臣或賞其盡規或含以容默性本仁恕事多弘讓諫雖未從且不深忤情苟有阻終獲上通故君臣相安而人亦小息陛下英姿逸辯邁絶人倫武略雄圖牢籠物表憤積習以妨理任削平而在躬以明威照臨以嚴法制斷流弊自久浚恒太深遠者驚疑而阻命逃死

之亂作近者畏懾而偷容避罪之態生君臣意乖上下情隔君將務理而下防誅夷臣將納忠又上慮欺誕故睿誠不布於羣物物情不達於睿聰臣於往年曾任御史獲奉朝謁僅欲半年陛下嚴邃高居未嘗降旨臨問羣臣跼蹐趨退亦不列事奏陳軒墀之間且未相諭宇宙之廣何由自通雖復列對使臣別延宰輔既殊師錫且異公言未行者則戒以樞密勿論已行者又謂之遂事不諫漸生拘礙動涉猜嫌由是人各隱情以言為諱

至於變故將起億兆同憂獨陛下恬然不知方謂太平可致陛下以今日之所覩驗往時之所聞孰真孰虛何得何失則事之通塞備詳之矣人之情偽盡知之矣列聖升降之效歷歷如彼當今理亂之由昭昭如此未有不興於得衆殆於失人裕於僉諧蔽於偏信濟美因乎納諫虧德由乎自賢善始本乎憂勤失人萌乎安汰今陛下將欲悔禍徼福去危從安若不循太宗創業之規襲肅宗中興之理鑑天寶致亂之所以懲今者遷幸之

所因則何以孚聖懷揚令聞新遠邇之聽歸反側之心乎前承德音訪及庸鄙敢緣斯義輒以獻聞自爾以來反覆千慮愚智有分信非可移至今拳拳猶滯所見不勝愚誠懇款謹復布露以聞臣惶怖死罪謹言

為陳正卿進續尚書表　　蕭穎士

臣某言林莽介賤幼而强學竊聞諸大易之説曰觀乎天文以察時變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察乎變者立德以貞其象成乎化者立言以賛其功故太極列三階五

緯於上聖人著三墳五典於下至哉文乎天人合應名數指歸之大統也今之言文字者始於大昊徵訓典者本於唐堯振頹綱者孰若漢朝興盛言者莫如聖代是則太昊朕之軒轅章之唐堯祖之虞舜述之漢高作之光武維之祖宗開之陛下固之臣愚以為太昊至於我高祖太宗軒轅至於我開元聖文神武皇帝陛下稱廣運者四代繼成功者四君咸宜昭布睿典光熙德政矣然則伏羲創文籍黃帝立史官太古淳興權輿朴略至

陶唐氏而後大備故孔子美之曰堯之為君也煥乎其有文章由是叙帝王之書首唐虞之典於堯則曰欽明文思於舜則曰誕敷文德文之時義大矣哉夏商已後德弗及舜仲尼雜目其書不為典言未能察變成化比唐虞之際也何則夏之興也泣辜殊於至理殷之興也慙德乖於雅樂周之興也謂武微於盡善其不為帝典宜矣淩夷僭亂以暨暴秦剗亂墳籍聾聵兆庶王者之風殄矣生人之道窮矣天之未喪斯文也帝道復興於漢

家數百年間而憲章具舉夫其推步律歷帝堯分命之典也增修封禪帝舜時廵之義也約三章之法以正谷繇之刑班四時之舞以纉后夔之樂臣竊觀三代之作貽範垂訓體國綏人雖載祀延長德澤深遠皆因循轍迹故弗易其事孔子曰殷因於夏禮周因於殷禮所損益可知也未有鍾七雄交戰之末繼六籍焚如之後帝典缺而更張淳風醨而再洽若大漢者也且義帝之喪三軍縞服異夫湯武放弒其君矣諸呂之亂決扆底定

異夫羿浞之驟移其祚矣中興之盛華戎率服異夫吳楚之僭竊其名矣夫如是有漢之美固可以比肩唐后千載一時之運鄭曹馬已還曾何足擬四分五裂朝成暮敗其間雖晉平吳蜀隋舉梁陳混并未幾危亡薦及法令不足以禁裔人聲明不足以垂後裔其於帝道疎矣又況乎南遷淮海北起幽戎者邪茲又二朝之不若也臣聞乾道運行否終則泰上帝有以輔文明之哲后表光宅之休期必將乘喪亂之極繼驅馳之運故有周

之末禮樂崩壞連横合縱俱非正朔則秦氏畧定而漢代以興在晉之亡寓縣崩析南吳北虜各擅名號隋氏削平而聖朝以作此天意也不然何秦隋二葉而亡也如彼唐漢一家之盛也若此於赫盛唐正百王之闕思文陛下光三聖之嗣啟運應期之符弔人伐罪之義制禮作樂之本郊天禪地之位萬庾三登之穰河清海晏之瑞舞七旬而殊俗格歌六律而薰風至故以騰子姒而絕景揭嬀祁而高議矣又何東晉後魏梁陳周齊

之足道哉誠宜詔史臣敷帝載炳唐虞之故實黜商周之遺制矣漢氏已略之於前皇唐復曠之於後臣實惜焉知而不述臣子之罪也臣實愚淺竊不自揆敢緣聖朝稽古之道陛下文思之德耕收解暇輒復若書討尋載籍于兹一紀今謹上續尚書一部凡若干篇卷始有漢二典次我唐二典以續夫前書堯虞之典也其餘文景明章之後魏晉宋齊已還南訖有陳北起元魏歷周隋洎夫高氏以至聖朝總一十二代詔策章疏頌歌符

檄忠臣之正議武士之權謀類而刊之次以年代以續
夫夏商秦魯之篇也臣聞古者右史記事左史記言舉
其大畧前書之議備矣孔聖沒而微言絕暴秦興而挾
書罪雖戰國遺策舊章駁亂於縱横漢臣著記新體互
約於表志其道末者其文雜其才淺者其意煩豈聖人
存易簡之旨盡芟夷之義也昔文宣倘五帝之書究三
王之季臣性非天縱學異人師禀生何幸親逢聖代此
皆文武聖皇之遺旨臣愚曷足以知之何者臣嘗伏讀

貞觀實録昔太宗因聽政之暇觀覽尚書謂侍臣曰朕每庶希唐虞亦思公等齊肩稷契又曰令數百年外讀我國史豈獨竊兩漢哉臣故知有漢之功業與我唐之代理俱可以繼夫唐虞之盛也伏惟陛下玄德昭升至仁廣被乃二十一年正月制曰各勵精一心共興玄化俾蒼生登於仁壽天下還於淳樸愚臣緬述太宗之旨伏惟陛下之詔固宜取類於三代之間也勒戒帝典不亦宜乎陛下睿思雄飛宸章間發質文一變風雅大典

臣聞水之細者江海假其深材之短者棟梁資其峻陛下必謂臣所著小有可觀賜以召見闕庭一垂試問臣採摭之外亦以學文縱不能光揚盛美猶庶乎細水短材之益則聖人之含容大矣微臣之誠願畢矣

進渾儀表

張說

臣聞迎日授時莫先乎歷象先天成務必歸於製作伏惟開元神武皇帝陛下建中立極緯武經文至德難名神功莫測於是定歷成歲立象考天紹唐堯欽若之典

遵虞舜璿玉之義上皇能事於斯備矣臣書院先奉勑造渾儀以測七曜盈縮去年六月造畢進奏又奉恩旨更立渾儀臣等准勑令左衛率府長史梁令瓚檢校創造於是博考傳記舊有張衡陸績王蕃錢樂之等並造斯器雖渾體有象而不能運行事非經久旋亦毁廢臣令按據典故鑄銅為儀圓以象天使得俯察上具列宿赤道周天度數注水激輪令其自運一日一夜天轉一周又别立二周輪絡在天外綴以日月令得運行每轉一

匝日行一度月行十三度十九分度之七凡二十九轉有餘而日月會三百六十五轉而行匝仍置水櫃以為地平令儀半在地上半在地下晦明朔望不差毫髮又立二木人於地平之上前置鐘鼓以候辰刻每一刻則自然擊鼓每一辰則自然撞鐘皆於櫃中各施輪軸鉤鍵交錯關鎖相持轉運雖周而遲速各異周而復始循環不息陰陽不能逃其數度分不能隱其時究天地之斡運極乾坤之變化斯皆上稟聖謨旁獲神助臣等愚

思非所能及望錄付史館宣示百寮使知告成之功迴超前古無任勤懇之至謹隨表上進以聞

為東平薛太守進王氏瑞詩表　高適

臣某言符瑞之興實由王政歌詩之作本自國風伏見范陽盧某母瑯琊王氏性合希夷體於靜默精微道本馳騖玄關旁通天地之心預紀休徵之盛去景龍二載撰天寶迴紋詩凡八百一十二字循環有數若寒暑之遞遷應變無窮謂陰陽之莫測誡其子曰吾没之後爾

密記之當逢大道之朝必遇非常之主則真圖之製便可上言君親之義不違犬馬之誠斯在臣早識其子常與臣言星霜屢移書奏仍闕以歲月滋久旨趣幽微沈吟耳目之前倏忽禎祥之後伏惟皇帝陛下乘道御極乃聖興化叅日月之並明體乾坤而同德梯航萬里爭飲淳和之風臣妾四夷盡歸仁壽之域今陛下務於道道可盡乎法於天天實長久是知與道齊運比天同休無疆之徵乃在茲矣則天授之美其可替乎章句粲然

所謂沒而不朽者也臣某誠惶誠恐頓首頓首昔漢辛
甘泉且昧神君之語周窮轍跡徒稱王母之謡豈若迴
出名言高懸響像應皇王之丕命運宮商於景福且夫
靈芝嘉禾以草木之瑞者黃龍丹雀以禽獸之瑞者猶
能揚光帝載標搒頌聲方之真圖彼未為得特望編之
史策列在樂章則陛下先於天而聽於人也臣才術淺
劣謬忝藩條曾微涓塵以荅萬一恒馳北極每切子年
之戀遥奉南山願效封人之祝 云云

進張巡中丞傳表　　李翰

臣聞聖主褒死難之士育死事之孤或親推轜車或追建封邑厚死有以慰生撫存有以答亡然後君臣之義貫以生死激勸之道著於存亡君所以不遺於臣臣所以不背其君君恩臣節於是乎立伏見故御史中丞贈揚州大都督張巡生於昌時少習儒訓屬祿山搆亂凶虐滔天挺身下位忠勇奮發率烏合之衆當漁陽之鋒賊時竊據洛陽控引幽朔驅其猛銳吞噬河南巡前守

雍丘潰其心腹及魯炅十萬之師棄甲於宛葉哥舒以天下之衆敗績於潼關兩宫出居萬國波蕩賊遂僭盜神器鴟峙兩京南臨漢江西逼雍岐羣師遷延而不進列郡望風而出奔而廵獨守孤城不為之卻賊乃橈出廵後議圖江淮廵退軍睢陽扼其咽領前後拒守自春徂冬大戰數十小戰數百以少擊衆以弱制强出奇無窮制勝如神殺其兇醜凡九十餘萬賊所以不敢越睢陽而取江淮江淮所以保全者廵之力也城孤糧盡外

救不至猶奮羸起病摧鋒陷堅俾三軍之士啜膚而食知死不叛及城陷見執終無撓詞顧叱兇徒精貫白日雖古之忠烈何以加焉伏以光天文武大聖孝皇帝陛下聰明文思睿哲神武提一旅之衆復配天之業賞功褒節大賚羣臣遂贈揚州官及其子此誠陛下發德音之美也而議者或罪巡以食人愚巡以守死臣切痛之今臣敢取十倫以議巡過以塞衆口惟聖聰鑒焉臣聞人禀教以立身刑原情而定罪故事有虧教則人道不

列刑有非罪則王法不加忠者臣之教恕者法之情今
巡握節而死非虧教也析骸而爨非本情也春秋之義
以功覆過咎繇之典容過宥刑故大易之義遏惡揚善
為國之體録用棄瑕令衆議巡罪是廢君臣之教絀忠
義之節不以功掩過不以刑恕情善遏惡揚録瑕棄用
非所以奬人倫明勸戒也且逆寇背德人鬼所讎朝廷
衣冠沐恩累代大臣將相從逆比肩而巡朝廷不登坐
宴不與不偕一伍之衆不假一節之權感肅義旅奮身

死節此巡之忠大矣賊勢憑陵連兵百萬巡以數千之衆横而制之若無巡則無睢陽無睢陽則無江淮賊若因江淮之資兵彌廣財彌積根結盤據西向以拒王師雖終於殲夷而曠日持久國家以六師震其西巡以堅壘扼其東故陜鄏一戰而羣兇北走王師因之而勢勝聲勢纔接而城陷此天意使巡保江淮以待陛下之師師至而巡死也此巡之功大矣古者列國諸侯或相侵伐猶有分災救患之義况諸將同受國恩奉辭伐罪乎

巡所以固守者非惟懷獨克之志亦以恃諸軍之救救不至而食盡食既盡而及人乖其本圖非其素志則巡之情可求矣設使巡守城之初已有食人之計損數百之衆以全天下臣猶曰功過相掩况非其素志乎在周典之三宥其一曰宥過失故語巡之忠則可以赦世教議巡之功則可以繫中興原巡之情則可以宥過失昔夫子制春秋明襃貶齊桓將封禪略而不書晉文公召王河陽書而諱之盖以匡戴之功大可以掩僣禪之過

也今巡蒼黃之罪輕於僭禪興復之功重於匡戴罪疑惟輕功疑惟重聖人之訓昭然可徵臣故謂巡者足可以爲訓矣臣又聞罰不及嗣賞延于世此三代所以直道而行今巡子亞夫雖受一官不免饑寒之患江淮既巡所保戶口充完臣謂宜封以百戶俾食其子臣又聞強死爲厲遊魂爲變有所歸往則不爲災巡既身受支離將士等骸骼不掩臣謂宜於睢陽城北擇一高原招魂葬送巡并將士大作一墓而葬使九泉之魂猶思效

命三軍之衆有以輕生旣感幽明且無寃厲亦國家志
過旌善垂誡百世之義也臣少與巡遊巡之平生臣所
知悉今巡死大難不覩休明惟期令名是其榮禄若不
時紀録日月寖悠或掩而不傳或傳而不實而巡生死
不遇誠可悲焉臣敢採所聞得其親覩撰傳一卷昧死
獻上伏惟陛下大明在上廣運臨下仁遐之德洽于艱
難有善必紀無微不録儻以臣所撰編列史官雖退死
丘壑骨而不朽臣翰誠惶誠恐頓首頓首死罪死罪

為并州長史張仁亶進九鼎銘表

吳少微

臣聞鼎者夏后氏作羣牧貢金遠方圖物備諸山澤以禦魑魅厥後嗣德昏亂鼎遷于商夏之寶也杞不足徵殷既有之又患失之周德休明神寶不墜百代可繼伏惟陛下光大而當之若乃崇貴之器金玉之鼎銘首山發睢上列太廟序明堂克明靈命以奉上帝非愚臣所敢議臣聞禮之興也始諸飲食故先王之制曰舉九鼎

葢筠䕺淳熬𣿰瀡膏餌御九州之美順四時之和臣所以征繕北金敢貢新鼎夫有器必有銘臣竊見九州攸同迺述九號夫永昌天中所以基皇周也長安及岐所以紀靈瑞也武興建都所以光帝閈也禮曰覲禪云云所以美升中也少陽載青所以𦂳儲德也東原底平所以廣封植也江都淮海所以肆朝宗也江陵作鎮所以制荆蠻也成都奥區所以遏珍貢也夫此九者誠不足揄衍鴻休昭振方統庶覩者美其所稱知有由作微臣

朽老不逹有慙歌頌㕓八命之寵章負中軍之重任匪躬厥猷伏表泝汗其九鼎銘謹敢列上謹遣其官某奉鼎以聞臣某云云

論郊祭合設皇地祇表　　賈曾

臣詳據典禮謂宜天地合祭謹按禮記祭法曰有虞氏禘黃帝而郊嚳夏后氏禘黃帝而郊鯀傳曰大合禘然則郊之與廟俱有禘祭禘廟則祖宗之主俱合於太祖之廟禘郊則地祇羣望俱合於圓丘以始祖配享皆有

事而太祭異於常祀之義禮大傳曰不王不禘故知王者受命必行禘禮虞書曰正月元日舜格于文祖肆類于上帝禋于六宗望秩于山川徧于羣神此則受命而行禘禮者也言格于文祖則餘廟之享可知矣言類于上帝則地祇之合可知矣且山川之祀皆屬于地羣望尚徧況地祇乎周官以六律六吕五聲大合樂以致神祇以和邦國以諧萬人又云凡六樂者六變而致象物及天神此則禘郊合天神地祇人鬼祭之樂也三輔故

事漢祭圜丘儀上帝位正南面后土位亦南面而少東
又東觀漢記云光武即位爲壇於鄗之陽祭告天地採
用元始故事二年正月於洛陽城南依鄗爲圓壇天地
位其上南向西上按兩漢時自有后土及北郊祀而此
已於圓丘設地位明是禘祭之儀又春秋說云王者一
歲七祭天地合食於四孟別於分至此復天地自常有
同祭之義王肅曰孔子云兆圜丘於南郊又云祭天而
地配此亦郊祀合祭之明說唯鄭康成不論禘當合祭

而分昊天上帝為二神專憑緯文事匪經見又其注大傳不王不禘義則云正歲之正祭感帝之精以其祖配注周官大司樂圓丘義則引大傳五禘以為冬至祭遠相矛盾未足可依伏惟陛下膺籙居尊繼文在歷自臨宸極未親郊祭今之南郊正當禘禮固宜合祀天地咸秩百神答受命之符彰致敬之道豈可不崇盛禮同彼常郊使地祇無位未從禘享合請備設皇地祇并從祀等座則禮得稽古義合緣情然郊丘之祀國之大事或

失其宜精禋將闕臣術不通經識懃博古徒以昔謬禮職令忝諫曹正議是司敢不陳上儻事有可採惟斷之聖慮也

請行禮樂化導三事表　　裴耀卿

三者禮樂化道也州牧縣宰所守者宣揚禮樂典書經籍所教者返古還朴上奉君親下安鄉族若皆氣和浹洽自然化理清平由此言之不在刑法聖朝制禮作樂雖行之自久而外州遠俗俗習未知徒聞禮樂之名不

知禮樂之實竊見鄉飲酒禮頒於天下比來唯有貢舉之日略用其儀閭里之間未通其事臣在州日率當州所管縣一一與百姓勸導行禮奏樂歌至白華華黍由庚等章言孝子養親及羣物遂性之義或有泣者則知人心有感不可盡誣但臣州久絶雅聲不識古樂伏計太常具有樂器大樂久備和聲伏望令天下三五十大州簡有性識於太常調習雅聲仍請笙竽琴瑟之類各三兩事令比州轉次造習每年各備禮儀准令式行禮

稍加勸奬以示風俗又以州縣之學本以勸人禄在其中闕於學也令計天下州縣所置學生不減五六萬人及諸色并國子每年薦舉擢第過百人已上雖有司明試務在擇才而學校衰微居然可驗州縣補學生之日皆不顧為遠郡送鄉貢之時多有不願來集恐成頽弊不可因循伏望詳擇其宜微加勸革

為敬暉等論武氏宜削去王爵表

岑　羲

臣暉等言臣聞神器者天下之至公必歸乎有德皇極者域中之大寶必順乎天命歴考前古詳觀帝業皆不並興莫不更王故三皇氏没而五帝氏興夏殷氏衰而周漢氏作何則帝王之歴數必應乎五行水盛則火衰木衰則金盛天地之運也必合乎四時春往則夏來暑退則寒集則知五行之數帝王不可違違之則宗社不安生人不理四時之序天地不能變變之則霜露不均水旱交錯自有隋失御海内崩離天歴之重歸于唐室

萬方樂業荷撥亂之功三聖重光布生成之德可謂有功於四海有德於蒸人自弘道遏密生靈降禍百姓哀號如喪考妣則天皇帝臨御帝圖明目達聰躬親庶績則有讒邪凶孽誣惑叡德搆害宗枝誅夷殆盡英蕃賢戚百不存一餘類在者投竄荒裔酷虐人神感傷天地忠臣義士實所痛心自天授之際僭稱改革武家子姪咸樹封建十餘年間實亦榮極時唐室藩屏豈得並封故知事有昇降時使然也今則天皇帝厭倦萬務神器

大寳重歸陛下百姓謳歌欣復唐業上至卿士下及蒼生黄髪之倫童兒之輩莫不懽欣舞忭如見父母豈不以唐家恩德感幽祇之心陛下仁明順天下之望今皇業重構聖祚中興神祇之道有助於先德矣黎人之誠無負於陛下矣臣又聞之業不兩盛事不兩大故天無二日土無二王前聖之格言先哲之明誡自皇明反正天命維新武家諸王封建依舊生者既加茅土死者仍追賦邑萬姓失望卿士寒心何則開闢已來罕有斯理

帝王之道實無此法陛下縱欲開恩以行私惠豈可違
五行運歷乎乖四時寒暑乎又海内衆情朝廷竊議謂
武氏諸王身計亦危適將有損何處之未得其所居之
實恐不安陛下雖欲寵之翻乃陷之不遵古典故也且
唐歷有歸周命已去爵重則難保祿薄則易全又則天
皇帝親政之時武氏諸王亦分外職今並居京輦不降
舊封天下之心竊將不可陛下縱欲敦崇外戚曲流恩
貸奈宗廟社稷之計何奈卿士黎人之議何伏願陛下

為社稷之遠圖割私情之小愛内崇經邦之要外順遐邇之心豈不固宗社之本允人靈之願則陛下巍巍之業貫三光而洞九泉親親之義上有倫而下有序臣等特叨榮寵思竭丹赤既為唐臣實為唐討伏乞聖慈俯垂矜納焉

請抑損外戚權寵幷乞佐外郡表

武平一

臣平一言臣緣脩起居注太史監每季有牒臣伏見從

去歲已來屢有災異熒惑入羽林太白再經天太陽虧月犯大角臣伏按舊史文志咸非休吉之感或爲咎徵之兆臣聞災不妄生變不虛設象見於上人應於下其理昭彰有如影響陛下嗣膺鴻業肯長上玄故皇天不言以災青譴誡詩曰敬天之怒不敢驅馳又曰惟此文王小心翼翼昭事上帝聿懷多福臣伏見陛下孝愛因心敦崇戚族澤濡后氏恩洽外家位以慈周榮因惠假臣嘗宗親階越三等家有數侯既忝國姻復叨枝屬朱

輪華轂金牓瑤篸過東漢之梁鄧邁西京之許史光輝焜煌古今所絶誠陛下睦於親寵降於慈貸臣未息機謀深近嶲黷恩彌崇而議彌積位愈厚而釁逾擁臣又聞月滿必虧日盈則蝕春秋有交謝之理星律有輪環之次時不再來榮難久藉昔永淳之後藩維搆孽王室多難先聖考運從權時居寶歷臣諸房等地惟宗子爵列扞城竊祿疏封屢迴星紀今皇明復辟聖政惟新自合恭守園廬遥承雨露庇影椒房之末階親槐里之餘

令乃再假寵靈賜貽獎渥姻從日茂爵封加初但見昇
崇無聞損降髙班厚位遂超涯極以此或陰氣僭陽乾
文告變且頃年以來河洛汎溢東都西京俱有水潦蓋
以陰氣太盛所致昔王家驕貴梅福上書竇氏專權丁
鴻進諫臣伏思古來太妃之始自呂霍上官閻董之氏
皆以恩寵過深驕盈僭溢一朝損覆竟無噍類易曰不
遠而復又曰鼎折足覆公餗伏願思抑損之宜運長遠
之策或令安車就第使剖符臨州遠之以機權錫之以

閑逸上恭乾乾之惕下全親親之道則肅彰國圖殷鑒後葉臣㬊招酷罰待斃苫壤聖心不棄窮纖備官史冊哀緒冀申餘隂無幾精魂屢竭昭恤末流如將有補明時不矜荒殆伏乞假名外郡遂禮私庭兾存識奥少訓䩄胄臣蟾光視漏豈復支久既因災眚誠兼宗國俯揆殘骸退深荒越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唐文粹卷二十六上下

詳校官庶吉士臣謝恭銘

助教臣常循覆勘

總校官檢討臣何思鈞

校對官中書臣陸湘

謄録監生臣馮萬程

唐文粹卷二十六上

宋 姚鉉 編

表奏書疏乙 總九首

政事三

請太宗不詰難臣寮上言書 并答詔 劉洎

論時政書 柳澤

諫太宗勤政改過 岑文本

傅導一

敎本書　元積

崇儒五

請修太學書　李覯

請置詩學博士書　李行脩

請孟子爲學科書　皮日休

請韓文公配饗書

論貢士書　鄧元與

請太宗不詰難臣寮上言書 并荅詔

劉洎

臣聞帝王之與凡庶聖哲之與賢愚上下相懸擬倫斯絶若乃以至愚而對至聖以極卑而對極尊徒思自強不可得也陛下降恩旨假慈顔凝旒以聽其言虚襟以納其說猶恐羣下未敢對揚况動神聰縱天辯飾辭以折其理援古以排其議欲令凡庶何階應荅臣聞皇天以無言為貴聖人以不言為德老君稱大辯若訥莊生稱

至道無文此皆不欲煩也是以齊侯讀書輪扁竊笑漢皇慕古長孺陳詞此亦不欲勞也且多記則損心多言則損氣心氣內損形神外勞初雖不覺後必爲累須為社稷自愛豈為性好自傷乎竊以今日升平皆陛下力行所至欲令長久匪由辯博但當忘彼愛憎慎茲取捨毋事敦朴無非至公若貞觀之初則可矣至如秦政强辯失人心於自矜魏文宏才虧衆望於虛說此才辯之累較然可知矣伏願略茲雄辯浩然養氣簡彼緗圖

淡焉怡目固萬壽於南嶽齊百姓於東户則皇恩斯畢

天下幸甚

答詔

非慮無以臨下非言無以述慮比有談論遂致煩多輕物驕人恐由兹道形神心氣非此為勞今聞讜言虚懷以改

論時政書　　柳澤

頃者因常氏險詖姦臣同惡賞罰紊弛綱紀紛綸政以

賄成官因寵進言正者獲戾行殊者見疑海内寒心實將莫救頼神祇祐德宗廟降靈天討有罪人用不保陛下叡謀神聖勇智聰明安宗社於已危拯黎庶於將溺今龎眉鮐背歡忻踴躍望聖朝之撫輯聽聖朝之德音今陛下蠲煩省傜法明德舉萬邦愷樂家室胥慶臣又聞危者安其位者也亡者保其存者也亂者有其治者也伏惟陛下安不忘危存不忘亡治不忘亂則克享天心國家長保也詩曰靡不有初鮮克有終伏惟陛下慎

厥終惟其初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書曰惟德罔小萬邦惟慶惟不德罔大墜厥宗甚可畏也甚可懼也伏惟陛下慎之哉夫驕奢起於親貴綱紀亂於寵倖願陛下禁之於親貴則天下風隨矣制之於寵倖則天下法明矣詩曰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若親貴為之而不禁寵倖撓之而見從是政之不恒令之不一則姦詐斯起暴亂生焉雖嚴刑制戮而法不行矣縱陛下親之愛之莫若安之福之寵祿之過罪

之漸也非安之也驕奢之淫危之本也非福之也前事不忘後之師也伏願陛下精求俊哲朝夕納誨縱有逆于耳謬于心者無速之以罰姑籌之以道省于厥躬雖木樸干忌諱願恕之以直用開諫諍之路也或有順于耳便于身者無急之以賞當求諸非道稽之典訓其不叶於德必寘之以法用杜側媚之行也有羞淫巧於陛下者遽黜之則淫巧息矣有進忠讜於陛下者遽賞之則忠讜進矣臣又聞生於富者驕生於貴者傲石碏曰臣

聞愛子教之以義方不納於邪驕奢淫佚所自邪也書曰罔淫於逸罔遊於樂穆王有命曰實賴前後左右有位之士繩愆糾謬格其非心今儲宫肇建王府初啓至於寮友必惟妙擇今驕奢之後流遁未變慢遊之樂餘風或存夫小人弄臣易合於意奇伎淫巧多適於心狎於非德兹爲奢怠書曰愼簡乃僚無以巧言令色其惟吉士僕臣正厥后克正僕臣諛厥后自聖伏願采温良博聞之士恭儉忠鯁之人任以東宫及諸王府仍請東

宮量署拾遺補闕之職令朝夕講論出入侍從授以訓
誥交修不逮臣又聞馳騁畋獵令人發狂名教之中自
有樂地承前貴戚鮮克由禮或打毬擊鼓比周伎術或
飛鷹奔犬盤遊藪澤此甚為不道非進德修業之本也
書曰內作色荒外作禽荒又曰無若丹朱傲惟慢遊是好
朋滛于家用殄厥世伏惟陛下誕降謨訓敦勸學業示
之以好惡陳之以成敗以義制事以禮制心圖之於未
萌慮之於未有則福禄長享與國並休矣臣又聞富不

與驕期而驕自至驕不與罪期而罪自至罪不與死期

而死自至信矣斯語明哉至誠頃者帝庶人安樂公主

武延秀等可謂貴矣可謂寵矣權侔人主威震天下然

怙侈滅德神怒人棄豈不謂愛之太極富之太多不節

之以禮不防之以法終轉吉為凶變福為禍諺曰千人

所指無病自死不其然歟書曰殷鑒不遠在彼夏王今

陛下何勸豈非皇祖謀訓之則也今陛下何懲豈非中

宗寵任之甚也禮曰愛而知其惡憎而知善可不慎

哉夫寵愛之心人則不免去其太甚閑之禮節適則可矣今諸王公駙馬亦陛下之親愛也矯枉之道在於厥初鑒誡之義其則不遠使觀過務善居寵思危庶夙夜惟寅聿修厥德經曰在上不驕高而不危所以長守貴也制節謹度滿而不溢所以長守富也富貴不離其身然後能保其社稷書曰制官刑儆于有位敢有恒舞于宮酣歌于室時謂巫風敢有狥于貨色恒于遊畋時謂淫風敢有侮聖言逆忠直遠耆德比頑童時謂亂風

惟茲三風十愆卿士有一于身家必喪邦君有一于身國必亡甚可畏也甚可懼也伏惟陛下必察而明之必信而勸之有奢僭驕怠者削其祿封樸素修業者錫以車服以鼎其心使奉其命無使久而忽之無使遠而墜之臣聞知之非艱行之惟艱又曰常厥德保厥位厥德匪常九有以亡伏惟陛下慎之哉前車之覆實惟明證先王之誡可以終吉若陛下奉伊尹之訓崇傅說之命不作無益不啓私門刑不差賞不濫則惟德是輔惟人

之懷天禄永終景福是集儻陛下忽精一之德開恩倖之門爵賞有差刑罰無當則忠臣正士亦當不復談矣

諫太宗勤政改過書　岑文本

臣聞創撥亂之業其功既難守已成之位其道不易故居安思危所以定其業也有始有卒所以保其位也今雖億兆乂安方隅寧謐既承喪亂之後又接凋弊之餘户口減損尚多田疇墾闢尚少覆燾之恩著矣而瘡痍未復德教之風被矣而資産屢空是以古人譬之種樹

年祀綿遠則枝葉扶踈若種之日淺根本未固雖壅之以黑墳暖以以春日一人揺之必致枯槁今之百姓頗類於此常加含養則日就滋息暨有征役則隨之凋耗凋耗既甚則人不聊生人不聊生則怨氣充塞怨氣充塞則離叛之心生矣故帝舜曰可愛非君可畏非民孔安國曰人以君為命故可愛君失道則人叛之故可畏仲尼曰君猶舟也人猶水也水所以載舟亦所以覆舟是以古之哲王雖休勿休日慎一日者良為此也伏惟

陛下覽古今之事察安危之機上以社稷為重下以億兆在念明選舉慎賞罰進賢才退不肖聞過即改從諫如流為善在於不疑出令期於必信頤神養性省畋遊之娛去奢從儉減工役之費務靜方內而不求闢土載櫜弓矢而無忘武備凡此數者雖為國之恒道陛下之所常行臣之愚心惟願陛下思之而不倦行之而不怠則至道之美與三五比崇億載之祚隨天地長久雖使桑穀為妖龍蛇作孽雉雊於鼎耳石言於晉地猶當轉

禍為福變咎為祥況水雨之患隂陽恒理豈可謂之天譴而繫聖心哉臣聞古人有言農夫勞而君子養焉愚者言而智者擇焉輙陳狂瞽伏待斧鉞

論教本書　　元稹

某年月日臣稹再拜獻書皇帝陛下臣伏見陛下降明詔脩廢學增胄子選司成大哉堯之為君伯禹典禮夔教胄子之深旨也然而事有萬萬於此者敢昧死而言之臣聞諸賈生曰三代之君仁且久者教之然也誠

哉是言且夫周成王人之中也近管蔡則讒入親周召則義聞豈可謂夫明哉然而克終於道者得不謂教之然邪始其為太子也未生胎教既生保教太公為之師周公為之傅召公為之保伯禽唐叔與之游禮樂詩書為之翫目不得閲淫艶妖誘之色耳不得聞優笑陵亂之聲口不得習操斷擊搏之書居不得近容隂順邪之黨游不得恣追禽戮獸之樂翫不得愛遐異僻絶之珍凡此數者非謂備之於前而不為也亦將不得見之矣

及其長而爲君也血氣既定游習既成雖有放心快己之事日陳於前固不得奪已成之習已定之心矣則彼忠直道德之言固吾之所習聞也陳之者有以諭焉回佞庸違之說固吾之所積懼也諂之者有以辯焉人情之莫不欲耀其所能而黨其所近苟將得志則必快其所蘊矣物之性亦然是以魚得水而游焉逸駕而走鳥得風而翔火得薪而熾此皆物之快其所蘊也今夫成王所藴道德也所近聖賢也是以舉其近則周公左而

召公右伯禽魯而太公齊快其藴則興禮樂而朝諸侯措刑罰而美教化之至也可不謂信然哉及夫秦則不然滅先王之學曰將以愚天下黜師保之位曰將以明君臣胡亥之生也詩書不得聞聖賢不得近彼趙高者詐宦之戮人也而傅之以殘忍戕賊之術且曰恣睢天下以為貴莫見其面以為尊是以天下之人未盡愚而亥固已不能分獸畜矣趙高之威懾天下而胡亥固已自幽於深宫矣彼李斯者秦之寵丞相也困讒冤死

無所自明而況於踈遠之臣庶乎若然則秦之亡有以致之也漢高承之以兵革漢文守之以廉謹卒不能藴復大訓是以景武昭宣天質甚美纔可免禍亂哀平之間則不能虞篡弑矣然而惠帝廢易之際猶賴羽翼以勝其邪心是後有國之君議敎化者莫不以興庠序設學從儒為意曾不知敎化之不行自貴者始略其貴者敎其賤者無乃鄰于倒置乎洎我太宗文皇帝之在藩邸以至于為太子也選知道德者十八人與之游習

即位之後雖燕游飲食之間十八人者實在其中上失
無不言下情無不達不四三年而名高盛古豈一日二
日而致是乎游習之漸也貞觀已還師傅之官皆宰相
兼領其餘官寮選亦甚重馬周以位高恨不得為司議
郎此其驗也文皇之後漸疎賤之至母后臨朝翦棄王
族當中睿二聖勞勤之際雖有骨鯁敢言之士既不得
在調護保安之職終不能措扶衛之一詞而令匠胡安
金藏剖腹以明之豈不大哀哉兵興以來茲弊尤甚師

資保傅之官非疾廢眊瞶不任事者為之即休戎罷帥不知書者處之至於友諭贊議之徒踈冗散賤之甚者搢紳恥之夫以匹士之愛其子者猶求明哲慈惠之師以教之直諒多聞之友以輔之豈天下之元子而可以疾廢眊瞶不知書者為之師踈冗散賤不適用者為之友乎此何反上古之甚也近制官僚之外往往以沉滞僻老之儒充直講侍讀之選而又踈棄斥逺之越月踰時不得名見彼又安能傅成道徳而保養其躬哉臣以

為積此弊者豈不以皇天眷祐祚我唐德以舜生舜以堯繼堯傳陛下十一聖矣莫不生而神明長而仁聖以是為屑屑習儀者故不之省耳臣獨以為於列聖之謀則可也計無窮之業傳後嗣則不可脫或萬代之後若有周成王之中才而又生深宫優笑之間無周召保助之教將不能知喜怒哀樂之所自矣況稼穡之艱難乎今陛下以上聖之姿肇臨海内是天下人人傾耳注心之日也特願陛下思成王訓導之功念文皇游習之漸

選重師保慎簡宫寮皆用博厚弘深之儒而又練達機務者更進送見日就月將因今皇太子聚諸生定齒胄講業之儀行問道嚴師之禮至德要道以成之撤膳記過以警之血氣未定則輟禽色之娛以就學聖質既備則資游習以弘德此所謂一人元良萬方以貞之化也豈具修廢學選司成而足倫匹其盛哉而又俾則百王莫不幼同師長同術識君道之素定知天倫之自然然後選用賢良樹為藩屏出則有晉鄭魯衛之盛入則有

東牟朱虚之强蓋所謂宗子維城犬牙盤石之勢也又豈與夫魏晉已降因賤其兄弟而自翦其本枝者同年而語乎微臣竊思為陛下建永永無窮之長筭輙敢冐昧死誅而言之臣禎謹言

請修太學書　　李觀

草莽賤臣某再拜上言臣伏思太學之為道也厥惟大哉實所德宇於國家敎源於萬方辨齊於人倫親親而尊尊誠宜歳勅崇嚴日致肅祇工度木不俟于榱桷崩

朝命官取偁乎師氏當然後可以陳四代之禮禮與無窮之風開素王之堂削青衿之篇人懋廉隅俗捐諍端天下之仁人相則焉是以德由此澤敎由此流若水之潤下洚涌植物利不浩哉今覩斯壞甚不然乎在昔學有六館居類其業生有三千盛侔於古近率禍難寖用耗息陛下君臨循弊尚在執事之臣顧爲不急升當學之徒罔敢上達積微成慝趑趄歷紀賤臣極言誠合要道具六館之目其曰國子太學四門書律筭等今存者

三亡者三亡者職由厥司存者恐不逮修與人有棄本之議羣生有將壓之虞至有博士助教鋤犂其中播五稼于三時視辟雍於農郊堂室岌嶫磊砢屬聯終朝之雨流潦行渟旣夕之天列宿上羅羣生寂寥攸處貿遷守將摧敎源將乾先聖之道將不堪猶火之炎上燚燚而陛下不以問學官不以聞執政之臣不以思所謂德至焚其為不利也豈不畏哉日者聖朝以武夷時屯有風牧建帝庸今者聖朝以文象天經有皋衞宣皇猷實

曰四三六五之君子閒無足以聞之然事不為加理人不為加安歲貢之夫不能應請問晏罷之瘽（音勤）無以悞玄機天下有倒懸之悲諸侯有安忍之懷執柄之臣深惟無從但勞心於無庸全身於因循是了不知長國之之術在乎養士養士之方在乎隆學學廢則士亡士亡則國虛國虛則下危下危則禮義銷禮義銷則狂可姦聖賊可凌德逶迤不知其終今觀執事之臣之心必以修大學為害時而他害者千之養士者為費財而他費者

萬之殊不知此費無費而他費爲費也此害無害而他害爲害也謗所謂溜之細穿石綆之細斷榦斯言損益有漸非聰喆靡察也今乃不明徵於儒書欽若於權輿繼統於易俗恢業於絶風而望海内俊傑靡然踵武於雲龍之庭不知其可也禮稱虞夏殷周天下之盛王以其有庇民之原祚國之仁且太學之興本於有虞逹於三王踰至於漢魏以降特盛於我太宗文皇帝重聖遵之無以增游發於先皇而及於聖朝此乃古帝王懋醇

醻亂萌故用敘於人百代奉之以弘長國家廣之以存濟元元陛下不宜忽之而已今四君德以相髙八聖幽而不炤風聲隨而凋落焉夫四君之民古猶易制陛下之民猾且難矣易制之民古猶或建之難制之民得不重慎乎昔春秋書太室壞傳曰書不恭也臣今懼聖朝之史書太學廢使萬代之嗣無法矣今聖朝聚國中之兵守塞下之壘殫織婦之機悉農夫之儲豈期惡民而賤物誠社稷之謀也假一旦農夫死織婦病兵壘充郊

粟帛不輸陛下此時其暇念學乎則禮義之心不素蓄於人亦難以復天下之觧矣且四方之學是太學之枝葉天子之教是諸侯之本未有本之顛也而枝葉之存天子之亡而諸侯之興夫為國者亦猶治一身京師人之心四方人之體諸侯體之四支心平則體之患易除體平則四支之患無不可除今不啬神於心體而竭旹於四支時變于外氣虛於中則為不起之人矣伏惟陛下察施張之會覩損益之圖減無用之府崇有裕之原

廢闕修而百度明庠序昌而百行榮經邦於悠久熙載於登閎顧夫周營靈臺魯修泮宫於陛下萬分之一焉伏惟遽令職司不至於不可持天下幸甚

請置詩學博士書　　李行脩

元和三年六月一日鄉貢進士臣李行脩謹昧死惶恐再拜獻書闕下臣竊視漢初經籍起口傳壁匿煥然明備其所由者修廢官立太學朝夕講貫以究聖意歲時程課以嚴師道使之然也迨乎桓靈之世遂使扶持元

極匡飭頹俗傳委衰以終大運其儒術已試之明效歟近學無專門經無師授以音定字以疏釋經是能使生徒由之中才不能使天下由之致理明矣大率五經皆然臣獨以詩學上聞趨所急也伏惟陛下赦其愚瞽垂恩聽察夫詩者發人之藴故謂之風手舞足蹈之音作用之光祖宗垂風聲勞歌怨誹之音作用之察吏理審教化是以四海雖大羣生雖廣猶民人之和氣息乎踵達乎顱流乎手足猶草木之豐澤漸乎根窮乎杪被乎

枝葉上下無滯氣內外無遁情如此則詩得其任風得其性也昔殷周相承俱有聖治道洽于下下無怏心王化盛告成功於神明德澤衰反變化於禮素其辭主文譎諫而不訐其教温柔敦厚而不愚仲尼接於其時謂王者宜以陶冶風俗臣下宜以洗濯疑謬道濟于下吾若之何乃採其詩合三百五篇善者全而用不善者全而去非如春秋諸經或華或因相錯而成也若其禮樂征伐天地陰陽有度假於辭可見喜怒哀樂譏刺諷諭

無方非其志莫傳志士躬當治亂之時氣有慘舒之變臻於極而後動積于中而後形故言之成文歌之成聲有一不至則非全矣是以聖人以全動物物莫能固未施敬于人而人敬未施哀於人而人哀頑者以之開明躁者以之舒静道源於是絶而莫嗣獨有楚屈原頗得詩人之風介於子蘭靳尚之間終以放死故其道不竟洎秦姗笑三代熸烧經籍世儒坑死於是後學軋于相語喑呃相授以及漢興雜全經者七十年師口説者四

三輩漢武篤好經術立於學官雖章句大修而比興未
喻時揚雄司馬相如由是選奥觀望將迎忌諱勸百諷
一推波助瀾文雖有餘不足稱也然以本學寖盛時因
災異屢啓直聲初或不究終得其助故自殷已降有天
下者莫長焉厥後君臣道薄詩道陵夷蘊義感慨之士
至曰吾何從乎上之追屈原不足以全性命下之跡相
如不足以匡過失故居常則欝怏其胷襟嚄唶其齒牙
代莫通其源臣伏思之以為詩教未隆於時風雅未洽

於下教未隆則士不勸風未洽則言多缺故聞者卒愕而愠者多暗投而卻也自十聖紹業盈二百載經術益試周旋百度吏事反為緣飾霸道無所舛駁及陛下又登禮巖穴發揚仄伏宸心讜議猶天地相宣儒風昌言與日月横騖以辭讓次征伐而不暴以誠明推教化而不浮如此則詩學何為鬱然積於空虚不用之地乎書殘於古今論失于齊魯漢有毛萇鄭康成師道可觀逮

聖朝劉迅者説詩三千言近代言詩者尚之伏惟陛下

詔公卿諸儒講其異同綜其指要列四始之元本窮六藝之粹精不使講以多物而無譁蔽之一言而得其言極者為師法傳經而行其毛鄭不安者亦隨而刊正選立博士弟子員如漢朝故事然後命瞽史納于聰明命司成敎之世子是謂端本由朝庭被于民里由京師施之遠方是謂垂化復采詩之官以察風俗是謂蕙聽優登才之選以勵生徒是謂與古四者既備大化自流則動天地感鬼神德豚魚甘董荼來異俗懷鬼方皆在一

致推而廣之神而化之無難矣微臣不知時變溺於師言謹詣光順門昧死以聞伏待刑辟

請孟子為學科書　皮日休

聖人之道不過乎經經之降者不過乎史史之降者不過乎子子不異乎道者孟子也捨是子者必戾乎經史又率于子者則聖人之盜也夫孟子之文粲若經傳天惜其道不燼于秦自漢氏得之常置博士以專其學故其文繼乎六藝光乎百氏真聖人之微旨也若然者何

其道睢睢於前其書汲汲於後得非道抅乎正文極乎奥有好邪者憚正而不舉嗜淺者鄙奥而無稱邪葢仲尼愛文王嗜昌歜以取味後之人將愛仲尼者其嗜在乎孟子矣嗚呼古之士以湯武為逆取者其不讀孟子乎以楊墨為達智者其不讀孟子乎由是觀之孟子功利於人亦不輕矣今有司除茂才明經外其次有熟莊周列子書者亦登於科其誘善也雖深而懸科也未正夫莊列之文荒唐之文也讀之可以為方外之士習之

可以爲鴻荒之民有能汲汲以救時補教爲志哉伏請命有司去莊列之書以孟子爲主有能精通其義者其科選視明經苟若是也不謝漢之博士矣旣遂如之儒道不行聖化無補則可刑其言者

請韓文公配饗書

於戲聖人之道不過乎求用用於生前則一時可知也用於死後則百世可知也故孔子之封賞自漢至隨其爵不過乎公侯至于吾唐乃策王號七十子之爵命自

漢至隋或卿大夫至于吾唐乃封公侯曾參之存道動天地感鬼神自漢至隋不過乎諸子至于吾唐乃旌入十哲噫天地久否忽泰則平日月久昏忽開則明雷霆久息忽震則驚雲霧久鬱忽廓則清仲尼之道否於周秦而昏於漢魏息於晉宋而鬱於陳隋遇于吾唐萬世之憤一朝而釋儻死者可作其志可知也今有人身行聖人道口吐聖人言行如顏閔文若游夏死不得配食於夫子之側愚又不知尊先聖之道也夫孟子荀卿翼傳

孔道以至于文中子文中子之末降及貞觀開元其傳者醨其繼者淺或引刑名以為文或援從横以為理或作詞賦以為雅文中之道曠百祀而得室授者唯昌黎文公之文蹴楊墨於不毛之地蹂釋老於無人之境故得孔道巍然而自正夫今之文人千百士之作釋其卷觀其詞無不俾造化補時政繄公之力也公之文曰僕自度若世無孔子僕不當在弟子之列以曰休度之設使公生孔子之世公未必不在四科焉國家以二十

賢者若左丘明卜子夏公羊高穀梁赤伏勝高堂生戴勝毛公孔安國劉向范甯杜子春馬融盧植鄭康成服子慎何休王肅王輔嗣杜元凱代用其書垂于國胄並配饗於孔聖廟堂者其為典禮也大矣美矣苟以代用其書不能以釋聖人之辭箋聖人之義哉況有身行其道口傳其文吾唐以來一人而已反不得在二十一賢之列則未聞乎典禮為備伏請命有司定其配饗之位則自茲已後天下以文化未必不由夫是也

上論貢士書

舒元輿

草茅臣某昧死奏書皇帝陛下聖德修三代之教盡善矣唯貢士一門闕然不修臣竊以為有司過矣臣為童子時學讀書見禮經有鄉舉里選必得其人而貢於上然後以弓旌束帛招之臣年十五既通經無何心中有文竅開則又學之徧觀羣籍見古人有片善可稱必聞於天子有司天子有司亦修禮待之不苟臣既學文於古聖人言皆信之謂瑣質待問上國必見上國禮無幾前年臣年二十三學文成立為州縣察臣臣得備下

士貢士之數到闕下月餘待命有司始見貢院懸版樣立東縛檢約之目勘磨狀書劇責與吏胥等倫臣幸狀書備不被駁放得引到尚書試試之日見八百人盡手攜脂燭水炭洎朝晡餐器或荷於肩或提於席為吏胥縱慢聲大呼其名氏試者突入棘圍重重乃分坐廡下寒餘雪飛單席在地嗚呼唐虞闢門三代貢士未有此慢易者也臣見今之天下貢士既如此有司待之又如此乃益大不信古聖人言及覩今之甲賦律詩皆是偷

折經誥侮聖人之言者乃知非聖人之徒也臣伏見國朝開進士一門苟有登升者皆資之為宰相公侯卿大夫則此門固不輕矣凡將為公侯卿相者非賢人君子不可有司坐舉子於寒廡冷地是比僕隸已下非所以見徵賢之意也施棘圍以截遮是疑之以賊姦徒黨非所以示忠直之節也試甲賦律詩是待之以雕蟲微藝非所以觀人文化成之道也有司之不知其為弊若此臣恐賢人君子遠去不肖污辱為陛下用且指近陳之

今四方貢珠玉金銀有司則以簠簋皮幣承之貢賢才俊乂有司以單席冷地承之是彰陛下輕賢才而重金玉也賢才恥之臣亦恥之臣又見每歲禮部格下天下未有不言察訪行實無頗邪然後上貢苟不如格抵罪舉主臣初見之竊獨心賀謂三代之風必作於今日矣及格既下而法不下是以歲有無藝朋黨譁然扇突不可絶此又惡用格為徒亂人耳又於格中程之人數每歲多者固不出三十少或不滿二十此又非天子納士

之心也何以言之今日月出沒皆為陛下内地自漸海流沙朔南周環綿億萬千里其間異氣所鍾生英豪俊彦固不少矣若陛下明詔必以禮舉之忽一歲之内有百數元凱楊馬之才德者來之則有司必曰吾格取二十而黜八十是為求賢邪遺賢邪若有司以僕隸待之忽一歲之内負才德來者無十數輩則有司必曰吾拔二十是繆收其半徒足滿人數是為取才邪取合格邪其不可先定人數亦昭昭矣向之數事臣久為陛下疾

有司不供職使聖朝取士首科委就地矣臣寒微若此出言不足以定貢士之得失然百慮之中或幾一得之臣竊欲陛下詔有司按三代故事明修格文使天下入貢者皆茂行實不拘人數其不茂行實法與之隨此為澄源源既澄則來者皆向方矣俾有司加嚴禮待之舉六義試之試之時免自擔荷廊廡之下特設茵榻陳爐火脂燭設朝晡飯饌則前日之病庶幾其有瘳矣人人知天子重賢奬士之道勝氣塗漫如此士之立身無不

由正以成之者為士身正公卿正公卿正未有天下不治者天下治而陛下求不垂拱以高揖羲軒不可得也茍不如此則士之求名無不由邪以成者為士名邪未有公卿不邪者公卿邪未有天下而治者天下不治而陛下欲不役聖慮而憂黔首不可得也臣雖至愚以此觀之知貢士之道所繫尤重是以願輸寫血誠以正此門陛下無以臣迹在貢士中疑臣自謂臣雖不敏竊窺太常一第不為難得何以明之若使臣為今日貢士之

體事便僻巧佞馳騖關鍵固臣之力非不能也恥不為也故互以頑才干有司得之固無忝不得則納屨而去蹤跡巢由以樂陛下熙熙之化何往而無泉石之快哉伏惟陛下留神獨聽天下之幸也於臣何幸死罪死罪

唐文粹卷二十六上

欽定四庫全書

唐文粹卷二十六下

宋 姚鉉 編

表奏書疏丙 揔八首

書奏

大葬二

諫山陵厚葬書 虞世南

諫靈駕入京書 陳子昂

廟號一

駁義宗廟號書 韋湊

進貢一

論進奉書 皇甫湜

佛寺三

諫造章敬寺書 高郢

再上諫書

復佛寺奏 孫樵

邊事一

請罷兵戍姚州書　張柬之

諫山陵厚葬書　虞世南

臣聞古之聖帝明王所以薄葬者非不欲崇高光飾珍寶具物以厚其親然審而言之高墳厚隴珍物畢備此適所以為親之累非曰孝也是以深思遠慮安於菲薄以為長久萬代之計割其常情以定之耳昔漢成帝造延昌二陵制度甚厚功費甚多諫大夫劉向上書其言深

切皆合事理其略曰孝文居灞陵悽愴悲懷顧謂羣臣曰嗟乎以北山石為椁用紵絮斮陳漆其間豈可動哉張釋之進曰使其中有可欲雖錮南山猶有隙使其中無可欲雖無石椁又何慼焉夫死者無終極而國家有廢興釋之所言無窮計也孝文寤焉遂以薄葬又漢氏之法人君在位三分天下貢賦以一分入山陵武帝歷年長久比葬陵中不復容物霍光暗於大體奢侈過度其後至更始之敗赤眉賊入長安破茂陵取物猶不能

盡無故聚歛百姓為盜之用甚無謂也魏文帝於首陽東為壽陵作終制其略曰昔堯葬壽陵因山為體無封無樹無立寢殿園邑為棺槨足以藏骨為衣衾足以朽肉吾營此不食之地欲使易代之後不知其處無藏金銀銅鐵一以瓦器自古及今未有不亡之國無不掘之墓喪亂以來漢氏諸陵無不發掘至及燒取玉柙金縷骸骨并盡豈不重痛哉若違詔妄有變改吾為戮屍於地下死而重死不忠不孝使魂而有知將不福汝以為

永制藏之宗廟魏文此制可謂達於事矣向使陛下德止如秦漢之君臣則緘口而已不敢有言伏見聖德高遠堯舜猶所不逮而俯與秦漢之君同為奢泰捨堯舜殷周之節儉此臣所以尤慼慼也今為丘隴如此其内雖不藏珍寶亦無益也萬代之後但見高墳大墓豈謂無金玉也臣之愚計以為漢文灞陵既因山勢雖不起墳自然高廣今之所卜地勢即平不可不起宜依白虎通所陳周制為三仞之墳其方中制度事事減少事畢

之日刻石於陵側明丘封大小高下之式明器所須皆以瓦木合於禮文一不得用金銀銅鐵使萬代子孫並皆遵奉一通藏之宗廟豈不美乎且臣下除服用三十六日已依灞陵今為墳隴又以長陵為法非所宜也伏願陛下深覽古今為長久之慮臣之赤心唯願萬歲之後神道常安陛下孝名揚於無窮耳書奏不報世南又上疏曰漢家即位之初便營陵墓近者十餘歲遠者五十年方始成就今以數月之間而造數十年之事其於

人力亦以勞矣又漢家大郡都五十萬户即日人衆未及往時而工役與之一等此臣所以致疑也

諫靈駕入京書 陳子昂

梓州射洪縣草莽愚臣子昂謹頓首冒死獻書闕下臣聞明王不惡切直之言以納忠烈士不憚死亡之誅以極諫故有非常之策者必待非常之時得非常之時者必待非常之主然後危言正色抗議直辭赴湯鑊而不迴至誅夷而無悔豈徒欲詭世誇俗厭生樂死者哉實

以為殺身之害小存國之利大故審計定議而甘心焉況乎得非常之時遇非常之主言必獲用死亦何驚千載之跡將不朽於今日矣伏惟大行皇帝遺天下棄羣臣萬國震驚百姓屠裂陛下以徇齊之聖承宗廟之重天下之望喁喁如也莫不冀蒙聖化以保餘年太平之主將復在於兹日矣況皇太后又以文母之賢恊軒宮之耀軍國大事遺詔決之唐虞之際於斯盛矣臣伏見詔書梓宮將遷西京鑾輿亦欲陪幸計非上策智者失

圖廟堂未聞有骨鯁之謨朝廷多見有順從之議愚臣竊惑以為過矣伏自思之生靈日沐皇風磨頂至踵莫非亭育不能歷丹鳳抵躍龍北面玉階東望金屋抗音而正諫者聖王之罪人也所以不顧萬死乞見一言願蒙聽覽甘就鼎鑊伏惟陛下察之臣聞秦據咸陽之時漢都長安之日山河為固天下服矣然猶北假胡宛之利南資巴蜀之饒自渭入河轉關東之粟踰沙絶漠致山西之寶然後能削平天下憚厭諸侯長轡利策横制

宇宙今則不然燕代迫匈奴之侵巴隴嬰吐蕃之患西蜀疲老千里羸糧北國丁男十五乘塞歲月奔命其弊不堪秦之首尾今為闕矣即所餘者獨三輔之間耳頃遭荒饉人被荐饑自河已西莫非赤地循隴以北罕逢青草莫不父兄轉徙妻子流離委家喪業膏原潤莽此朝廷之所備知也賴以宗廟神靈皇天悔禍去歲薄稔前秋稍登使羸餓之餘得保性命天下幸甚可謂厚矣然則流人未返田野尚蕪白骨縱橫阡陌無主至於蓄

積猶可哀傷陛下不料其難貴從先意遂欲長驅大駕按節秦京千乘萬騎何方取給况山陵初制穿復未央士不工匠必資徒役今欲率疲弊之衆興數萬之軍徵發近畿鞭撲羸老鑿山採石驅以就功春作無時秋成絶望凋瘵遺噍再罹艱苦儻不堪弊必有逋逃子來之頌將何以速之此亦宗廟之大機不可不審圖也况國無兼歲之儲家鮮匝時之蓄一旬不雨猶可深憂忽加水旱人何以濟陛下不深察始終獨違羣議臣恐三輔

之弊不止如前日矣且天子以四海為家聖人包六合為宇歷觀遠古以至于今何嘗不以三王為仁五帝為聖故雖周公制作夫子著名莫不祖述堯舜憲章文武為百王之鴻烈作千載之貞規然而舜死陟方葬蒼梧而不返禹會羣后沒稽山而永終豈其愛蠻夷之鄉而鄙中國哉實將欲示聖人無外也故能使墳籍以為美談帝王以為懿範況我巍巍大聖轢帝登皇日月所臨莫不率俾何獨秦豐之地可置山陵河洛之都不堪園

寢陛下豈可不察之愚臣竊為陛下惜也且景山崇麗秀冠羣岑南對嵩卯西望汝海居祝融之故地連太昊之遺墟帝王圖迹縱横左右園林之美復何加焉陛下冒未察之謂其不可愚臣鄙見良足尚矣況瀍澗之中天地交會北有太行之險南有宛葉之饒東壓江淮食湖海之利西馳崤澠據關河之寶以聖明之主養純粹之人天下和平恭已正南面而已陛下不思瀍洛之壯觀關隴之荒蕪遂欲棄太山之安履焦原之險忘神器

之大寶徇曾閔之小節愚臣闇昧以為甚也陛下何不覽諍臣之策採行路之謠諮謨太后平章宰輔協蒼生之望知有所安天下豈不幸甚昔者平王遷周光武都洛山陵寢廟不在東京宗社墳塋並居西土然而春秋美為始王漢書載為代祖豈其不顧孝哉何聖賢褒貶於斯濫矣實以時有不可事有必然蓋欲遺小存大去禍存福聖人所以為貴也夫小不忍則亂大謀仲尼之至誠伏惟陛下察之若以臣愚不用朝議遂行臣恐關

隴之憂未時休息臣又聞太原蓄巨萬之倉洛口積天下之粟國家之寶斯為大矣今欲捨而不顧皆以長驅使有識震驚天下失望儻鼠竊狗盜萬一不圖西入陜州之郊東犯武牢之鎮盜敖倉一抔之粟陛下何不預遏之此天下之至機不可不深懼也雖則盜未旋踵誅刑以及滅其九族焚其妻子泣辜雖恨將何及焉故曰先謀後事者逸先事後謀者失國之利器不可以示人斯言不徒云也願陛下念之臣西蜀野人本在林藪幸

屬交泰得遊王國故知不在其位者不謀其政亦欲退身岩谷滅迹朝廷竊感婁敬委輅不非其議圖漢策於萬全取鴻名於千古臣何獨怯而不及之哉所以敢觸龍鱗死而無恨庶萬有一中或垂察焉臣子昂誠惶誠恐頓首

駁義宗廟號書　　　　韋湊

臣聞王者制禮是曰規模規模之興實資師古之道必也正名惟名與實故當相副其在宗廟禮之大者豈可

失哉禮祖有功而宗有德祖宗之廟百代不毀故殷太
甲為太宗太戊曰中宗武丁曰高宗周則文王為太宗
武王為中宗漢則文帝為太宗武帝為代宗其後代有
稱宗者以方制海内德澤可宗列於昭穆期於不毀稱
宗之義不亦大乎伏惟孝敬皇帝位止東宮未嘗南面
聖道誠冠於儲副德教不被於寰瀛立廟稱宗恐非合
禮況别起祀典何義稱宗而廟號義宗稱之萬代以臣
庸識竊謂不可陛下率循典禮以闡大猷儻致此失或

虧盡善豈不惜哉望更詳議務合於禮經

論進奉書　　皇甫湜

臣聞一人莫非王臣尺土莫非王有山川林藪之所產殖雨露春秋之所成就莫非王財誠宜推至公示無外今國家既有公府又為私藏使州郡貢賦之外進奉相及恐非以天下為家示天下無私之道也且任土之貢生產有常履畝之收等籍既定人識所出吏難為奸進奉既無度程莫知紀極恣横徵發因緣贓私驅陛下赤

子揩之不存之地侈君之嗜慾惑君之聦明實大奸之門大罪之竇也臣雖熟知陛下上聖之姿深仁之理凡內藏之實以充讌賜非務積藏如四遠未知何如百姓受獘何如後嗣平中之主由此而傷儉德萌侈心何雖漢有少府水衡莞榷山澤之利終不若領之大農也且地之財無盡王之用不會何必固之內府以開濫闗邪伏望陛下罷內府歸之公藏約別進合之古制徵斂有常財用無虧絶奸之根源除政之粃蠹全大體與太和

天下大幸伏見正月十一日赦書陛下深念疲民懇責貪吏往之隨使貢來一皆罷之此實白日之明胃雲之澤也凡諸州府必有羡餘不歸之王廷必没于私室伏請每使當罷必上其數而謹其收水旱之不虞疾疫之不期以振罷羸以代蠲免軍旅之事工役之用以給其費以供其須居常之歲閉藏送待無敢散減而干刑司如是則大賴於人大伸於用矣

諫造章敬寺書　高郢

八月二十五日草莽臣前鄉貢進士高郢昧死再拜稽首獻書闕下從諫如流者君之明也有犯無隱者臣之忠也君明臣忠國之利也當陛下至明之化納諫之日臣敢愛其死以隱其忠乎臣伏見奉為先太后造章敬寺陛下大孝因心與天罔極蒸蒸之思惟舜其難至德要道無以加也然臣伏見以畢力追孝誠有所益妨時勦人亦有所損先太后聖德不必以一寺增輝國家永圖無寧以百姓為本捨人就寺何福之為以臣愚蒙不知

其所昔魯莊公丹桓公廟楹而刻其桷可謂孝乎然而春秋書之為非禮漢惠帝及孝景孝宣令郡國諸侯立高祖及太宗高宗代宗之廟當時創制不據禮經至元帝時與博士議郎斟酌古禮一朝而罷之豈元帝不敬宗廟乃王者示人以軌物也夫郊廟者宗社之所在神靈之所憑猶不可無故而飾之越禮而立之况此寺非宗社所安神靈所宅而殫萬人之力以邀二梵之報其不可以明矣聞者昆吾孔熾蔫食生人今猶不悛偷居宇下

百姓凜凜無日不惕遣將攘卻無尺寸之功隴外壤地委之犲狼太宗文武皇帝封殖萬有傳之陛下一夫不獲尺土見侵告成之時猶恐有闕況甚於一夫尺土者乎用武已來十三年矣傷者不救死者不收繕乘補卒衆資糧屨屩取足於人人之困竭胡可勝紀勞疲宛轉至今未已夫興師十萬日費千金則十有三年百萬之十不存二父子兄弟相視無聊延頸嗷嗷以俟王命此皆陛下宜伸勤恤之恩降痛哀之詔縱未暇分散穀帛

以贍鰥寡猶當務省侈費以懊休之奈何戎虜未平侵地未復金革未戢疲人未撫太倉無終歲之儲大農有榷酤之弊陛下忍以此時興力哉自八月以來時雨僁候禾稼少損菽麥失時黔首狼顧憂在艱食歲若不給將何以救無寺猶可無人其可乎臣竊料此寺數年方成土木之勞工用之費不虛府庫將焉取給府庫既竭則又誅求黨窮匱不堪鼠竊之盜起戎狄乘間狗吠之驚急得不為陛下深憂乎臣聞聖人受命於天以人為

主苟功濟于天天人同和其功大矣自然上則宗廟受其福下則子孫賴其慶故孝經云德教加於百姓刑于四海蓋天子之孝也又云明王事父孝故事天明事母孝故事地察又云周公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是以四海之内各以其職來祭詩曰無念爾祖聿脩厥德又曰既受帝祉施于孫子是知王者之孝在於承順天地嚴配宗考敬慎德教以臨兆人俾四海諸侯歡心助祭延福流祚永永無窮耳未聞崇建梵

宮彫琢金玉之為孝也且佛本無相不可以有相求道本無為不可以有為得陛下豈馳心於有為之境而邀福於有相之功哉臣竊為陛下之不取也臣聞夏禹卑宮室而盡力乎溝洫人到于今稱之梁武窮土木而致飾乎寺宇人無德而稱焉陛下若節用愛人當與夏后齊駕何必勞人動衆而踵梁武之遺風乎制造初興役貴尚淺人貴量力不貴必成事貴相時不貴必遂陛下若迴一人之慮從萬姓之心必是陛下聖德孝思格于

天地湛恩霈澤濟乎生靈生靈效誠天地幽贊千福萬禄先后受之豈與一寺較其功德乎陛下以臣言涉於誑妄伏請令公卿列士庭議可否得其中則天下幸甚臣郢不勝愚忠懇直之至謹投招諫匭以聞

再上諫書　　　　　高郢

九月十二日草莽臣前鄉貢進士高郢昧死再拜稽首獻書闕下臣聞聖主聞直言之道者豈好其犯顏忤旨乎誠欲因天下之心以慮則無不得因天下之目以視

則無不見也忠臣不避誹謗之誅者豈貪其死諫之名
乎誠以君所行有否焉不隱忍偷生以負於時也臣伏
見奉為先太后造章敬寺陛下奉先思孝興福除禍而
羣黎百姓不知聖情議者皆以為蕃戎未殄兵革暴露
國用不贍元元匱竭曾未小康又興此寺雖睿思罔極
而人力有限也臣聞衆心成城衆口鑠金則輿人之誦
不可輕也故書曰罔咈百姓以從已之欲易曰聖人感
人心而天下和平詩曰愷悌君子神所勞矣此言王者

將有為也將有行也必稽于衆而順于人則自然之福不求而自至未然之禍不除而自絶矣臣愚考之於古則詩書與易如此聽之於今則百姓之議如彼拳拳之極不敢不言昨八月二十五日奏書闕下事寢無報不知天門深遠愚不得上達歟聖意所斷臣言不足聽受歟伏躬待罪旬八日矣臣聞神人無功聖人無名神人無功者不為有功之功聖人無名者不為可名之名也不為有功之功故功莫大焉不為可名之名故名莫厚

馬臣又聞古之明王積善以致福不費財以求福修德以消禍不勞人以禳禍陛下之作此寺也臣竊惑之若以為功乎則天覆地載陰施陽化未曾有為也若以為名乎則至德要道以順天下未曾有待也若以致福乎則通于神明光于四海不在於費財也若以禳禍乎則方務厥德固有天災不在於勞人也今興造急促人徒竭作土木並起日計萬工晝不遑食夜不遑息力不逮者隨以杖笞愁痛之聲盈於道路以此望福臣恐不然

陛下戡定多難以安宗社勵精思理日昃不暇內不邇聲色外不樂遊畋務行寬仁以幸天下聖人之德廣大悉被太平之風將可見矣而興動此役固違羣情迴正道於內心求徼助於外物徇左右之過計傷皇王之大猷臣竊為陛下惜之臣是以敢昧死至于再諫伏惟陛下留神省察臣不勝愚懇切直之至

復佛寺奏　　孫樵

賤臣樵上言臣以為殘蠹於民者羣髠最大且十口之

家謂中户也男力而耕女力而織雖秉樂歲其衣食僅自給也棟宇僅自完也若羣髠者所飽必稻粱所衣必繇縠居則邃宇出則肥馬是則中户不十不足以活一髠武皇帝元年籍天下羣髠凡十七萬夫以十家給一髠是編户一百七十萬困於羣髠矣武皇帝一旦髮天下羣髠悉歸平民是時一百七十萬家之心咸知生地陛下自即位已來詔營廢寺以復羣髠自元年正月洎今年五月斤斧之聲不絶天下而工未以訖閈陛下即

復之不休臣恐數年之間天下十七萬兇如故矣臣以為武皇帝即不能除羣兇陛下尚宜勉思而去之以蘇疲甿況將興於已廢予請以開元之事明之開元之間大駕還自東封從以千官之衆六軍之事三日留於陳留民猶有餘力今陛下即能東封道次給一食則民力殫矣何開元之民力有餘而陛下之民力不足邪開元之間率户出兵率若干户共出若干兵籍而為伍春夏縱之家以力耕稼秋冬叢之將以戒武事如此則兵未

始糜於農農未嘗奪於兵故開元之民力有餘也今天下常兵不下百萬皆衣食於平民歲度其費率中戶五僅能活一兵如此則編戶不五百萬不足以給之故陛下之民力不足也今陛下以力不足之民而欲重困於羣兇將何以踵開元太平事邪貞觀已還開元戶口最為殷繁不能逾九百萬即令有問於戶部其能如開元乎借如陛下以五百萬給天下之兵今又欲以百七十萬給於羣兇是七百萬無羨賦矣即令戶口不下於開元

其餘止二百萬而國家萬故畢出其間陛下孰與其足也即其鹽鐵不可除而摧筦加算矣天下之民得不重困乎日者陛下嘗欲營國東門諫大夫諍於前言未及終陛下非徒輟其工而又賜帛以優之令所復寺宇豈特國門之急乎聚徒嘯工豈特國門之役乎寧諫大夫不以言而陛下不以聽乎陛下則不能復縻之臣願陛下已復之兇止而勿復加已營之寺止而勿復修庶幾天下之民尚可活也今天下最不可去者兵也臣尚為

陛下日夜思去兵之術究開元太平之事冀異日為陛下言之況去無用之兓也臣樵昧死以言

請罷兵戍姚州書　張柬之

姚州古者哀牢之舊國絶域荒外山高水深自生人以來洎於後代不與中國交通前漢唐蒙開夜郎滇筰而哀牢不附至光武季年始請内屬漢置永昌郡以統理之乃收其鹽布氈罽之税以利中土其國西通大秦南通交趾奇珍異寶進貢歲時不闕劉備據有巴蜀常以

甲兵不充及備死諸葛亮五月渡瀘收其金銀鹽布以益軍儲使張伯岐選其勁卒勇兵以增武備故蜀志稱自亮南征而國以富饒甲兵充足由此言之則前代置郡其利頗深今鹽布之稅不供珍奇之貢不入戈戟之用不實於戎行寶貨之資不輸於大國而空竭府庫驅率平人受役蠻夷肝腦塗地臣竊為國家惜之漢以得利既多歷博南山涉蘭倉水更置博南哀牢二縣蜀人愁怨行者作歌曰歷博南越蘭津渡蘭倉為他人葢譏

漢貪珍奇鹽布之利而為蠻夷之所馳役也漢獲其利人且怨歌今減耗國儲費用日廣而使陛下之赤子身膏野草骸骨不歸老母幼子哀號望祭於千里之外於國家無絲髮之利在百姓受終身之酷臣竊為國家痛之往者諸葛亮破南中使其渠率自相統領不置漢官亦不留兵鎮守人問其故亮言置官留兵有三不易大意以置官夷漢雜居猜嫌必起留兵運糧為患更重忽若反叛勞費更多但粗設綱紀自然久定臣竊以亮之

此策妙得羈縻蠻夷之術今姚府所置之官既無安邊靜寇之心又無葛亮且縱且擒之技唯知詭謀狡算恣情割剥貪饕劫略積以為常扇動酋渠遺成朋黨折支諂笑取媚蠻夷拜跪趨伏無復慙耻提挈子弟嘯引兇愚聚會蒲博一擲累萬㓕南逋逃中原亡命有二千餘户見散在彼州專以掠奪為業姚州本龍朔中武陵縣主簿石子仁奏置之後長史李孝讓辛文協並為羣蠻所殺前朝遣郎將趙武貴討擊貴及蜀兵應時破敗噍類

無遺又使將軍李義揔等往征郎將劉惠基在陣戰死

其州遂廢臣竊以諸葛亮稱置官留兵有三不易其言

乃驗至垂拱四年蠻郎將王善寶昆州刺史爨乾福又

請置州奏言所課稅自出姚府管內更不勞擾蜀中及

置州後錄事參軍李陵為蠻所殺延載中司馬成琛奏

請於瀘南置鎮七所遣蜀兵防守自此蜀中搔擾于今

不息且姚府揔管五十七州巨猾遊客不可勝數國家

設官分職以化俗防姦無恥無厭狼籍至此今不問夷

夏負罪並深見道路刼殺不能禁止臣恐一朝驚擾為禍轉大伏乞省罷姚州使隸嶲府歲時朝覲同之蕃國瀘南諸鎮亦皆悉廢於瀘北置關百姓自非奉使入蕃不許交通來往增嶲府兵選擇清良宰牧以統理之臣愚將為穩便

唐文粹卷二十六下